



归航

好雨时.

航 歸

孫 福 熙 著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歸 航

平裝實價大洋五角(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版發行

1—2000

I.

送 別

忽然聽到一陣雜擾的聲音，大家都趕到船邊去看，見岸上一大羣水手，正在撤去船上的梯子。船與岸兩者間所藉以交通者只有兩個梯子，正在撤去的就是二者之一，也就是我到船上來時所走的。看了這梯子的撤去，我深幸尚有一個梯子與岸上相通，我與法國土地還沒有完全脫離關係，如最後的握別時的手之尚未釋放，兩方的感情各得從這梯子裏陣陣的往還傳達；然而也因此覺悟我已在法國土地以外的水上了！

天空青綠橘紅而微微帶紫的雲片，緩緩的在這天底下移過，不絕的過去，然而也不絕的繼他們而飛來。各輪船的煙囪中吐出微薄的煤氣與水氣，也因受太陽光的感應，呈淡

紅與淡紫色，騰爲雲霞；有的飛散而沈下來，結成極薄的幕，籠罩四周水面。在船上，少婦們急忙而且四顧的走過，不久又走回來，想來在尋人，有的手中一大束的紫羅蘭，是來贈人的，或者是別人贈他的。可憐，岸上的老太太，小孩子，以及各種人提高聲音與船上的人說話，這旅客們在欄杆外俯下來回答他們，看一眼又側過耳朵傾聽他們說什麼。

汽笛響了！我看錶還只有三點五十八分，依照所宣布的，應該到四點鐘才開船哩。不過我也不想爭這兩分鐘了，以後很長的也要忍受哩。

這時候我覺得似乎有什麼事情遺忘的樣子，然而想不起來。忘記買什麼東西嗎？我都照預開的單子買了的。忘記對人告別嗎？然而對誰呢？仔細的記記呀，究竟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

還記什麼呢！岸上人叢中的手帕飛動了，離人的心跟了動搖起來，船也已離岸移動過去了。

岸上的樂隊是一個豎琴一個手拉琴與

兩個提琴組成的，此時演奏起來，隨海風而抑揚斷續。這樣的種種都是使別離的感覺深重起來的。船上的將要遠行者擲錢岸上，倘若只以物質的觀點立論，則他們是在酬勞樂師們，與走過街上時見奏樂的乞丐而擲錢是一樣的，但我覺得在這情景中，心情上想必有些不同了：專為送旅客而奏樂，已覺較為親切的了；況且，此後將要長久不能聽到這樂師們的音樂，這是為大家所想到的；而且，旅行者藉輕視金錢以顯其對於離別之情，如進香者之樂於布施一樣。又，他們欲表示除投擲眼光以外還有能力將別的東西投到岸上去而與岸上的人發生關係，這或者為少數人所想到或不想到而自然的有這種反應的。在樂師們原是一件投機事業，而且，想來，他們原是街上求乞者流；但，倘若他們的動機是重在送行而不專在於獲利，則這個工作也算得一件新發明，未嘗無補於人類文明。只要一切樂師不聞風興起與他們奪生意就好了。

船與岸中間的一條水漸漸的闊起來；平靜的水也蕩漾了，而且在離別者無語的靜寂

中激動有聲。汽笛又接連的叫着，最可恨的，這隻船的汽管的聲音的不響亮，給人以嗚咽的感覺。

我環顧一切，第一，自然爲了不知什麼時候能夠再見，所以格外注意的看幾眼，想有一個較深刻的印象，使將來追憶時易於描畫形容；其次，我不肯輕意放過別離時所特有的景象的絲毫，而且樂意觀察似乎非此不足以發洩別離時難忍的感覺。然而同時也很畏懼，怕看出太易激動的景物。我在這兩種心情中猶豫。

紅日均等的照臨船上與岸上的離人，真的，此時兩者間的關係只有這一點了。然而他一秒鐘不留的向海面沈下去！送行者沿了碼頭跟着船前行；因爲當初欲與船上的人說話便利些而立在船埠的樓上者，也沿欄杆進行，走到盡頭，急步下樓梯，在碼頭上再走，然而終於走到盡頭了。

拉提琴者的右手還在牽動，但船上的人已不聞岸上的無論什麼聲音了。忽然一個兵提起嗓子說‘明天見！’這是此時船上惟一

的聲音，使大家發笑，打破一船的沈寂。然而，面上雖浮出笑影，心中卻浮出淒楚。遠遠的人叢中的手帕還在煙霧朦朧中搖動，我雖沒有認識這人羣中之一，但我相信他們是欲送我者的代表——其實他們何嘗不就是送我者。我想留意他們如何的消失，然而我儘管保留他們送行的印象。這是沒有度量衡的標準可以定其有無的；我預料船行到上海時我必還如現在的看見搖動手帕的人羣。

太陽已經西沈了，海面上不復見水波上的返照，曾夫人以畫家的眼光稱爲一班忽明一班忽滅的燈火的。小山一帶，延伸海中，爲馬賽伸手揚巾。我還想看一切的究竟，然而闊面的海風緊急，我壓一壓帽，拉一拉領，終於抵抗不住，在寒冷與寂寞的瑟縮中我只得懶懶的走下艙中了。

我的艙房

走到房門口，認清確是308號。還未撥開門幃，我想，這是我的房，我將在此過三十餘日，不知是快活還是慘淡的生活。

夏帽一頂，手杖和陽傘一束，放在床上。皮箱放在床下。這是我的床，在初上船時匆匆認定而將物件隨便放着的。

在床上距離二尺餘之處又是一個床，我在地面豎起脚尖剛剛可以望見這床中也有東西放着，可見夜間這床上也是有人來睡的。旁邊又有這樣疊置的兩床。這四個床大約占全房間的一半，而這小房間將裝置這四個床的主人的物品與他們的行動與他們的言語。

一個圓形的窗子，玻璃極厚，而且有兩個極粗大的螺旋，以備緊閉。這就是在告訴我們，風大的時候，浪要潑到窗子的。窗下就是救生帶，赭色的布中包着磚形的軟木八大塊。

有布帶可以掛在頸上并繫在腰間。每人有這樣的一條，說不定有一日是要用的。

板壁上一面大鏡，下有洗盆一，有自來水管，并且盆中有塞子可以掣去任濁水自己流去的。然而面盆是要兩人合用的了，不知我與怎樣的人合用哩。

面盆之上，大鏡旁邊，有四隻玻璃杯，與一瓶清水，各放在一個銅托中。每個托有六個細指，當放入玻璃杯時，細條略略放開，而且，因為彈簧的作用，立即緊緊的攥住，與手指之握住者一樣。問起為什麼要這樣握住的緣故，我立刻想見大風浪時的情狀了。

天花板下一盞電燈，一把電扇，他們的開閉機關兩個並放在門旁。門的左右各有一攀，均有彈簧，以備門開着時不因船的擺動而自己開閉或發一丫之聲。右旁的攀是長的，門大開時用的；左旁的是短的，專讓就寢時略開以通空氣。

每兩床旁的地板上有兩個小櫃，中置小便盆。我是不用便器的，然而我計算，倘若我嘔吐了，我可以掣他作痰盂。

一切器物我都打量過了，他們雖然不免帶有凶殘或悲慘的表示，然而事在人爲，他們將親密的陪伴我，使我從法國到中國，使我離開一班敬愛的人而去親近另一班，而且將隨時給我樂趣，到了三十餘日之後，他們也是我不忍離去的好友了。

III.

凄 切

‘幾點鐘了？’

‘三點三十分。’我說。

‘我沒有知道還這樣早，我還很有時間多睡一回的！’

‘只是三點二十分嗎？’一位意大利人說完，房中仍歸靜寂。問我鐘點的人睡在我的上層的床舖中，屢次轉身，他的床底的鐵網忽然緊張成水平面，然而又即重垂爲弧面，似乎有一個南瓜在草繩結的棚上滾動。我也像不想睡了，雖然旅行前許多日以來是很缺乏睡眠的。

我仰着頭凝神注視上面忽動忽靜的鐵床，有意無意的數鐵網的空格。

船身前後起伏，橫睡在船中的我依船的運動，一左一右的轉側。這樣一定使我睡去：搖籃中的小孩是這樣睡去的。

那位意大利人歎了一聲，又一轉身。我

知道他睡不着。這並不因為他沒有受船的擺動，與搖籃中的小孩一樣，卻因為在這搖籃中的他已不是小孩了：

就寢以前，晚餐以後，我在艙面上散步，將弦的月正在天中照得幽藍的大海上光輝閃爍。明星數點，不接不離的散布在月的四周。船頭衝開浪花，一高一低的進行，但我不能辨別船行的方向與速率。寒風陣陣，從船的兩邊侵來，不論是那一邊，愈到船邊愈覺鋒利；然而這寒氣如畏寒者吃的薄荷，使人清醒。艙上只有幾人散步；幾張布椅摺疊着立在一邊，沒有人施用。所以沒有阻隔的留得滿艙明月。

兩目受月光的返照，炯灼有神，一位青年走近來對我說：

‘究竟有點淒切呢！’

‘然而很清淨呢。’我不以他的話為然的回答他。

‘然而我的妻正在哭了呢！’他頗急躁而又頗頹唐。這就是與我同房的意大利人D君。

‘他要跟我來，’他繼續的說，‘然而，我也是第一次坐船。在一個女子，必更是辛苦了。況且我到開羅去，不知道事業如何？我對他說：倘若我能在那裏久住，我再去接他。……我們結婚只有三月哩！’

他今夜之不能熟睡自然是意中事了，他不如小孩子的沒有心事，而且搖動他的不是他的妻，安能使他熟睡呢。

他之所以淒切者，爲了他的妻在家的孤獨，也爲了自己在船中的孤獨。倘若在家有人代他陪伴他的妻，船上有人如他的妻的陪伴他，如此，夫婦各因知道愛人之不孤獨而可以安心，而且也因自己的不孤獨便不淒切了。然而人們還不知道這樣方便行事，同在岸上的人各自想念他的出門人，而同一船中的許多人又各自悶悶的覺得寂寞。

船身起伏愈甚，四周木壁的柄鑿絞鍊格格發聲，箱子的鐵環一次擺動，一次擊撞，而全身又擊撞木壁與床脚，窗外波濤洶湧，如飛瀑萬丈，如雷雨滂沱，然而這一切煩擾隔不斷我想象中這位新婚後三月離別的少婦的嗚咽。

IV.

地中海上的日出

我已有經驗的了，看日出是海行的最大消遣，而且只有海行能最痛快的看日出。

這一次的旅行中我將飽看每天的日出；然而，各處的景物與氣候不同，每天的日出不是一樣的，所以，雖然寒冷，雖然以後多着，我不能放棄今天的日出。況且這是這次旅行的第一天呢。

深藍的水上覆以深藍的天，天上滿撒星點，水上徧起波瀾。昨夜的月色已去，昨夜的所謂淒切也跟了不見；然而，在無論什麼衣服都不能抵禦的寒冷中，天這樣高，水這樣廣，使昨夜不承認當時景物爲淒切的我不敢絕對的覺得是清淨了。似乎，在黑暗所滲透的一切的包圍中等候日出，總不免有一種比清淨更甚的感覺，這感覺不只是覺得清淨一句話所能盡的。

在寒冷中儘管等候着。

‘起來得太早了’，我自己埋怨着。那末還好到艙中去坐或去睡一回哩。

‘又要貪懶而錯過時機了！’就是這個人用了另一個人的口氣再來責備我。

於是在寒冷中儘管等候着。

人們總以為太陽之來是驚天動地的：其實不然，他初來的時候也只是一線微光的。然而，這一線微光從黑暗中透出，懷着無窮的勇氣，顯然劃出黑暗與光明的界限。這是他的大功績。然而他的最大本領還在他之可驚天動地而不使人驚動。大多數人正在別的地方尋太陽的時候，他已在開始做偉大的事業了。到了太陽的本體起來，人們相互慶賀時，天色早已光亮，星火早已不見了。

海上散布小島；大約是在法屬哥塞島與意大利的岸邊了。天上散布大小相間顏色不一與島一樣的雲彩。太陽就從這雲島間出來。

他沒有出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很亮，愈近水涯愈是紅色。襯在這天上的雲是深紫的，愈高愈是粉青而愈淡。島是紫褐色的，愈近

船身者愈綠而愈濃。太陽將起時，近水的雲片下各呈紅色的線條，重疊刻畫，鉤出無數層次。從最遠的小島起，漸近漸差，都如用紅水洗刷了一筆，而映出這羣島的海水也由藍轉紅，如濁血經肺變爲鮮血而又可送到心臟去了。

不久，水上的雲塊每片均有金綫圍繞；在較遠之處閃着整塊的火花，這當是在比太陽更遠之處的雲了。當我順下眼光，看見自己鼻梁上的紅色的時候，知道太陽已出水面了。

從此以後，日球漸漸的縮小，光彩也漸漸的淡薄，這一定要使多數人感傷今不如昔的；然而光芒的伸縮，色彩的掩映，太陽的出入雲霞，都增加了無窮的精緻。最動人的是較遠處雲叢缺處淡銅綠色的天。

固然，先須有旭日，隨後有這種一切精微；然而，太陽之出來，也不是開始於出來的時候。看日出是要在黑夜看起的。